

一

## 文章文化與生活文化

我觀察中國二十年，覺得最可注意的只有一事——便是一種中國文化，可以有兩種看法。若認為因有左右兩眼，故會有兩種看法，那也沒話可說了，但這實際上卻是極不可思議的。

左右兩眼看來的中國文化，清清楚楚地區別得出來；原只是一種存在，卻因右眼看去和左眼看去的不同，生出極為不同的形象。我姑且將這兩種文化，分別名為文章文化和生活文化。這種叫法可能不盡正確，但不論如何，用這樣的名稱較易理解。

文章文化，不待說是指表現在文章裡的事物。生活文化，則是生活裡的具體存在著的事物。這樣說來，文化的這兩種分別原不限於中國，而必有人說無一國非如此吧。但我總為在中國觀察所得的區別之分明而吃驚。

譬如，長江沿岸常見桃李盛開，杭州一帶枝節盤延的老梅開滿白花，金木犀和銀木犀（桂花）繁茂如林。在這種地方，又總不免有二、三乃至五、六隻惡臭污穢得讓人打不開鼻子的大糞桶赫然並列。但是用文章表現這反面的事實時，則極為不同。

將這實景書諸筆端時，當然是用精雕細琢的美詞麗句表現出來，故寫成的文章，不外是些梅香馥郁、老將展姿、月下湘娥等等。於是那個臭得打不開鼻子的大糞桶，在文章中殊無蹤跡。這只是一例而已。要之，表現在文章裡的中國文化，和實際生活絕非一回事。實際生活歸實際生活。換言之，實際生活，唯有從生活裡才能表現出來。

因此我才暫為定名作文章文化和生活文化。據我看來，日本大部分中國學者（無分左右派），所研究的都只是文章文化。具體地觀察或研究著中國生活文化的人幾無。至少我未見過。

如此看來，日本的中國學者，真和製造出中國文章文化者，堪為一對難兄難弟，同屬一種文章的遊戲者了。至少我以為如此。我以為中國所謂文章也者，僅將中國人生活的一部或一面，用文字精巧地表達出來而已。所以它只是一部分、而絕非全部的記錄。因此我同時深信這類文章，絕不足以規範生活。

研究中國的日本學者，僅埋首於研究文章文化而不及其餘，原無足怪。因為日本學者非文章不信、非文獻不信之故。不論是如何千真萬確的事實，只要在文獻中找不到，便視而不見、聽而不聞的緣故。日本學者的態度是：與其說是我親眼所見、或事實如此，倒不如說是某書某節所述如何如何，更被認為有據可信。此既極荒謬，又極滑稽。如前所述，中國的文章已遠離實際、高升上天：是在文章家腦內琢磨，僅足其個人陶醉之物而已。非出自生

活，乃由於頭腦，故其實可稱作有閒文化之精。若說僅以此便足以認識中國、了解中國人，豈非滑稽之至？

日本人數千百年間，以孤島狀態的生活，其結果乃建設了非常非實際的鑑賞文化。這又成為了接受中國鑑賞性的文章文化的背景。育長於本國的有閒文化，又從中國輸入有閒文化的祖先，和我們這些在這種傳統中成長的日本人，也就不得不重視文章文化了吧。

不過，儒教作為中國有閒文化的代表，雖然傳入了日本，而成為實踐倫理的基準，由上述的觀點看來亦是理所當然。但與之相反的是，中國的生活文化，卻似乎絲毫未有影響到日本人。在有閒文化裡育長出來的我，而遇到實際的中國生活文化時，甚為手足無措。而在這手足無措後的一策、也許是出於偶然，是我不讀既有的中國研究書籍，以離開生於文獻的先入為主，而首先觀察中國人生活本身。這種想把握這生活文化——真實的一端也好的努力，直至今日。

這便是現在所示的我的漫談——我這組織並不嚴整的漫談的寫作過程。嚴肅的序論，也就此打住。

## 二 一種幫

為何不知長江則不知大河，只因長江可謂大河；不知中國則不知大陸，只因中國即大陸；不知中國生活則不知漢字，就因漢字即中國人生活的符號。故此鄔其山<sup>1</sup>如是說。

住在日本內地的人，不論如何，都不能測知長江之大。欲知長江之大，除了親見長江，別無辦法。同樣，住在日本內地的人，不論如何，都不能明白什麼是大陸。欲知何謂大陸，仍以親到中國國內旅行，最為捷徑。

一提起漢字，立刻使人聯想起來的，便是日中兩國乃同文之國，並放言兩國就如車之兩輪、鳥之兩翼等話的人甚多。我則只能驚訝於其自信之甚。漢字若完全如日本人所解釋的那樣，誠為無上幸事，不能不使兩國人同慶，無奈事情並不簡單如此。日本人對漢字的解釋，是離開了中國人生活的解釋。依此解釋，而欲了解中國人生活，則實際上更為困難。

---

1 譯注：鄔其山為作者內山完造的漢名。

文字本是因人類生活上的必要而創造出來的，即一種生活符號而已。漢字亦非例外，是由於中國人生活的必要而產生出來的符號，此外並無神秘之處。

不論哪國人的生活，也因各時代而有變化，中國人生活也是如此。不僅如此，中國人生活，較之他國人，其變化令人覺得更為急激。生活既有變化，作為生活符號的文字及其內容——即其意義，也自然有所變化。簡言之，今日中國人所使用漢字的內容，是今日中國人的生活符號，是過去數千年來因應中國人生活的變化，而進化發展得來的。故今日的漢字，不待說是今日中國人的符號。而說不知今日中國人生活，卻能了解其文字，則亦無此理。此非難明道理，只是事實如此。

故我才說，不知中國人生活者不明漢字。文字也好、文章也好，若把人類生活看作其根本，則不可不充分認識文字或文章根本的人類。尤其像中國所謂文章已成一特別世界，故了解人的生活，愈發有其必要。不能充分認識中國人生活，而想正確地理解用中國文字所寫的文章，也十分困難吧。

沉悶之論就此打住，漫談由此展開。

有人吆喝著「削刀、磨剪刀！」於是小孩拿了兩把剪刀、一把削刀出來，磨刀者回答說兩角（約日本二十

錢<sup>2</sup>），小孩說一百錢（約日本三錢）磨了吧。磨刀的只是鼻尖笑了一笑。王先生出來了，說二百錢磨了吧。對方無論如何都不答應。三百錢、二百錢，往來講價，互不相讓。

於是磨刀的人問：「老兄哪裡人？」王先生說：「我寧波人。」這樣一說，「你寧波人嗎？我也是寧波人呀！」對話漸漸地中國式起來了。「你是寧波人，我亦是寧波人。同鄉當然不能不互相幫忙。你是在這東洋人的家裡謀生，我現在也正想賺一點東洋人的錢，你相幫相幫<sup>3</sup>我才是道理，相幫相幫東洋人是沒道理呀。」這麼一說，王先生以前的固執不知到何處去，嘴裡只能吐出「好好好」，以三百錢磨好兩剪、一刀。

「同鄉」這話認真可怕，可以用在任何方面、任何事情上。在都市裡，「同鄉」這詞的具體展現，便是某會館、會所。此外更有許多隨時結集、隨時解散，無甚嚴密的會則規章等約束的組織。故同鄉實有強大力量，而其總名曰幫。這幫才是中國本來社會組織的核心。這種幫在某種範圍內互相扶助，實際上維繫一些人口中社會主義的中國秩序之不成文規律。

幫才是中國本來社會組織的核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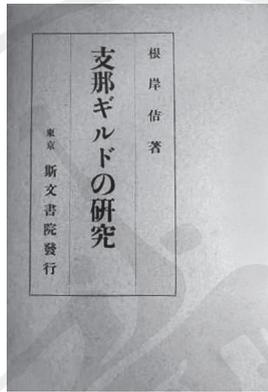
我對這種幫是很感興趣的。日本的中國研究大家根岸

---

2 譯注：「錢」是一日圓的十分之一的單位。

3 譯注：「相幫」，方言，即如字面作互相幫忙之意，見於話本小說。

佶先生，便是研究這幫的大家，其博士論文是《中國行會研究》。大連的橘樸先生也是研究幫的大家。日本人一說到幫，便馬上說青幫、紅幫，而我所說的則是更為廣義的幫，青幫、紅幫，也只是其中一種。



根岸佶《支那ギルドの研究》  
封面

### 三 零買較平

野雁能飛，沾上狗屎的家鴿也能。不知何時何處的野雁開始啼叫「中國是未開化國」、「中國人是未開化之人」，聽到了這種噪音的山鳩野鴿，也都「未開化」、「未開化」地，由山中叫囂到城裡。於是一犬吠影，百犬吠聲。大家都叫嚷著「中國是未開化國」、「中國人是未開化之人」。一傳十、十傳百，由是認定中國人是未開化人、中國是未開化國，並認之為神喻的真理。中國人究竟是否如此？我頗存疑問。

產業革命以後，近代的大工業使家庭工業落伍。其結果遂令少量的生產成本高昂，而大量生產的成本則低廉起來。充分表現這種形態的國家，便被認做是文明國。故世上任何文明國家，都受此原則支配，多買價平、少買價貴。如在日本，一個一錢之物，十個就八錢，二十個十五錢，買越多越便宜。西洋則一個十錢，一打一日圓，十二打十日圓，理亦相同。在中國卻偏有相反之事。當然，像上海這種日本人商店、歐美人商店並存之地，中國人的商店也因欲自認居於文明人之列，辦法大體和外國商人同樣。此外，近代的大型百貨公司（永安公司、先施公司、



上海先施公司

新新公司、麗華公司）亦是遵行文明通則的。但若一踏進一般販賣生活必需品的中式商店，情況就完全相反，也許因此才被打上了未開化人、未開化國的烙印吧。他們的做法，和文明人的正相反，才被稱為未開化人這事頗為有趣，甚至有時我感到非常愉快。

買一斤白糖，秤重時多半不足。比較買三錢的糖，多半是三錢買來的性價比較好。

訂購一百磅米，和用兩角（即二十錢）買得的米量試一比較，居然還是兩角買的性價比較好。其他油、鹽、麵粉、肉、棉花、棉布、藥材，總是少量購買時性價比較好。更有妙者，同樣的貨品，勞動者購買時，便比紳士淑女購買時來得平。

不僅購物，僱車亦如此。同一距離，卻因乘車者身份

不同，而車費相異。即阿媽、<sup>4</sup>苦力乘車時，一定要比先生太太的車錢便宜。旅行住店時，因業務還是旅行，所付的小費也有不同。出差時若付一元，遊玩時則要二元。這樣的事情，服務生絕不含糊放過的。先生或太太拿了藥方到藥房配藥時（中國是醫藥分家的），<sup>5</sup>五日份的藥價一元。而同樣的藥方，阿媽、苦力之類拿去時，五日的藥費只需七角左右。

讓阿媽拿著啤酒瓶去買花生油，同時兩角錢，總比先生太太兩角錢打的油多兩成。有人可能會問，像中國人這麼精明，怎麼會甘願被這樣愚弄？你所言是胡說吧。對這樣的人，我只能說，請自己去實驗一下，這絕不會錯。這樣的事情過於尋常，以至於不注意就不會察覺到。詢問店員時，他們會毫不在意地回答：「沒錯，就是這樣。」全無懷疑或不解。當被問及為何如此時，他們也不知道原因。店主、掌櫃、小伙計們都這樣操作，而顧客也從不抱怨。我認為不需多做解釋。這是一種多麼美好的人情味、多麼溫暖的商業方式啊，這就是中國的方式。

這是一條與天地悠久並存的不成文律，普及於四百多州，四億二千萬人之間。這就是中國式的商業方式。我感慨到這是多麼偉大的默劇啊。

---

4 譯按：「阿媽」，指上海的年長婦女。

5 譯按：今日日本亦是如此。

那這偉大的默劇是誰寫的呢？是孔子？是孟子？是高宗？<sup>6</sup>是始皇帝？是乾隆帝？不不不，絕非這等可以數得出來的少數人之筆墨寫出的。

這正是一幕由五千年歷史，數百億、數千億人的生命所書寫出的珍貴篇章。中國真的未開化嗎？中國人真的未開化嗎？

無法大量購物的是窮人。多給一些與貧窮的人，豈不很好嗎？

大量購物的是有錢人。從有錢人處盡量多賺點利潤，豈不很好嗎？

這便是中國人這民族偉大的不成文規則了。

---

6 譯按：原文作高宗，尤炳圻譯（下稱「尤譯」）改作「高祖」。按高祖如指漢高祖（劉邦，前 256/247-前 195）的話，則應置於後文始皇帝（前 259-前 210）與乾隆帝（1711-1799）之間。這「高宗」作殷高宗武丁（？-前 1192）較適合。